

皇清經解

冊三

皇清經解卷十七

春秋毛氏傳目錄

總論

隱公十一年

桓公十八年

莊公三十二年

閔公二年

僖公三十三年

文公十八年

宣公十八年

成公十八年

襄公三十一年

昭公三十二年

定公十五年

哀公十四年

原三十六卷

晉而成十八年公如晉朝晉君新立也哀元年公如晉則表以新立朝晉君也同一會齊而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為平乘之敗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冠為申結婚姻之每同一役而隨七年公伐邾為釋宋德信二十二年公伐邾為討鄆殺同一還許而咸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自請遷者昭九年許遷于夷則係楚逼逐之者向使無策晉則此春秋者不過一門部名目曰朝耳會盟耳伐伐而遷滅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謂此名目中有微詞凡書國書晉書名書皆有義例豈非參差然而不考楚文則不能讀傳不深嚴簡書則不能檢校策書之事凡釋春秋必當以經文為主而傳佐之先仲氏嘗曰春秋諸侯大夫死法不一而經文祇以一卒卒盡之信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以殺死昭八年陳侯湫卒以殺死桓五年陳侯鮑卒以死死定十四年吳子光卒以戰傷死定三年鄭子驁卒以火燭而死莊三十二年叔牙卒說而死昭四年叔孫豹卒餓死二十五年叔孫舍卒自咒死二十九年叔詣卒無疾病死此其中義例必有一不在一卒字中者而乃第書一卒字而其義已備此其故非深識經文者不能解也

乃卒傷與唐僖公吹趙匡之說重營左氏傳為秦後僖言且摘不更庶長諸秦官為辭此不讀春秋不識左傳為策書舊本而妄為是言子既已辨之詳矣而諸特左氏所據策書猶是魯史之末備者往往與簡書互有闕落如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後魯史簡書凡二十六條而策書所闕落者有十五條則其舊史之未備從可知也是以舊史有闕而左氏已已盡補之即與經傳如以鄭大夫尹氏為隱公之妻以隱妻于氏為桓公之母以叔孫之曹伯為曹伯以宋公于地本景公之弟為元公之孫以執事伯界宋人為分曹田與宋人以宋公殺世子瑋事為宋華合比奔衛事以晉先蔑士會迎公子于秦之師為拒秦于葭陰之師諸凡以死顯為生顯以賤異姓為尊同姓以六月日食為閏月日食以立武公之宮為立武成之廟其間參錯違背不可勝數至于曹驍奔陳郭赤歸曹曹殺其大夫薛弑其君比齊侯伐宋宋公伐邾衛公孟彘伐曹殺其君陳侯之大夫宋向晨伐曹又伐鄭宋人執鄭子又執小邾子經文雖然並無一傳至定哀之間即本國事皆仲孫伐邾三家取田亦了無始末可據而列國史則得晉楚二史以為傳本一如孟子所去晉之棄楚之楊氏魯之春秋者故文宣以後夫子所贊惟晉楚而左氏特取晉事而鍾鼎之辭為舉賢親親錄錄僕作人求善表章無勝以至晉悼之惡三出而制于楚者反覆三觀而楚不能與爭甚至借仲尼之言以褒晉大夫宣孟忠良不絕于口究之定哀以後純記楚簡子之事為趙史而世顧未之察也

特其書則猶是魯史之舊史當時諸史較之公羊穀梁差謬遠說從事變亂者邇乎不同故當時左氏以其傳後之會申申仲之吳起以及虞卿荀況輩皆有論著漢志所謂虞氏春秋虞氏微傳皆推明左氏之學即傳至西漢猶有賈誼為左傳訓詁以授京兆尹張敞中大夫劉子等原不止劉歆漢內府秘書始黃龍太常博士以發其義也乃不幸其書出壁中時孔安國已歿之內府而未立學官遂致公穀之徒各持門戶以相軋然究之日月一出而燭火自熄彼置諸廢疾皆不肯攻自下不事編綴而其病已不起矣故春秋五家漢志未嘗並列祇以公穀鄭夾為四家而鄭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原亦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但公穀為周秦間人其時去古未遠雖荒唐之言亦尚有與周禮相借虛虛特世尚來學而前儒猶昧不敢復理即漢後論者其顯相指名者原有二十三家春秋見之漢志而其後各立學官經杜氏何氏范氏訓定之後猶有幾家劉炫駁安因因是各為揚揚而惜其書俱殘沒無一傳者惟唐儒陸淳作微旨纂例釋疑駁駁吹助趙匡諸說其書猶存然率踰駁不足據若宋元諸經解所見凡數十家亦又何一可置辨者而胡安國傳解經中之時雖甚然反觀說平辨之以為胡氏傳出而孔子道愈甚至有明三百年設科立學但知有胡氏一傳而不知孔子之有經則辨胡氏抑所以拔孔子也嗟乎言至此亦可畏矣

但春秋義例不一無一是處大抵此白微墨前三後四必不能盡一而前人相傳錯雜又極其龐雜如所云二類元三三類元四五月三類元五六月三類元七七月三類元八八月三類元九九月三類元十十月三類元十一十一月三類元十二十二月三類元十三元十四元十五元十六元十七元十八元十九元二十元二十一元二十二元二十三元二十四元二十五元二十六元二十七元二十八元二十九元三十元三十一元三十二元三十三元三十四元三十五元三十六元三十七元三十八元三十九元四十元四十一元四十二元四十三元四十四元四十五元四十六元四十七元四十八元四十九元五十元五十一元五十二元五十三元五十四元五十五元五十六元五十七元五十八元五十九元六十元六十一元六十二元六十三元六十四元六十五元六十六元六十七元六十八元六十九元七十元七十一元七十二元七十三元七十四元七十五元七十六元七十七元七十八元七十九元八十元八十一元八十二元八十三元八十四元八十五元八十六元八十七元八十八元八十九元九十元九十一元九十二元九十三元九十四元九十五元九十六元九十七元九十八元九十九元一百元一百零一元一百零二元一百零三元一百零四元一百零五元一百零六元一百零七元一百零八元一百零九元一百一十元一百一十一元一百一十二元一百一十三元一百一十四元一百一十五元一百一十六元一百一十七元一百一十八元一百一十九元一百二十元一百二十一元一百二十二元一百二十三元一百二十四元一百二十五元一百二十六元一百二十七元一百二十八元一百二十九元一百三十元一百三十一元一百三十二元一百三十三元一百三十四元一百三十五元一百三十六元一百三十七元一百三十八元一百三十九元一百四十元一百四十一元一百四十二元一百四十三元一百四十四元一百四十五元一百四十六元一百四十七元一百四十八元一百四十九元一百五十元一百五十一元一百五十二元一百五十三元一百五十四元一百五十五元一百五十六元一百五十七元一百五十八元一百五十九元一百六十元一百六十一元一百六十二元一百六十三元一百六十四元一百六十五元一百六十六元一百六十七元一百六十八元一百六十九元一百七十元一百七十一元一百七十二元一百七十三元一百七十四元一百七十五元一百七十六元一百七十七元一百七十八元一百七十九元一百八十元一百八十一元一百八十二元一百八十三元一百八十四元一百八十五元一百八十六元一百八十七元一百八十八元一百八十九元一百九十元一百九十一元一百九十二元一百九十三元一百九十四元一百九十五元一百九十六元一百九十七元一百九十八元一百九十九元二百元二百零一元二百零二元二百零三元二百零四元二百零五元二百零六元二百零七元二百零八元二百零九元二百一十元二百一十一元二百一十二元二百一十三元二百一十四元二百一十五元二百一十六元二百一十七元二百一十八元二百一十九元二百二十元二百二十一元二百二十二元二百二十三元二百二十四元二百二十五元二百二十六元二百二十七元二百二十八元二百二十九元二百三十元二百三十一元二百三十二元二百三十三元二百三十四元二百三十五元二百三十六元二百三十七元二百三十八元二百三十九元二百四十元二百四十一元二百四十二元二百四十三元二百四十四元二百四十五元二百四十六元二百四十七元二百四十八元二百四十九元二百五十元二百五十一元二百五十二元二百五十三元二百五十四元二百五十五元二百五十六元二百五十七元二百五十八元二百五十九元二百六十元二百六十一元二百六十二元二百六十三元二百六十四元二百六十五元二百六十六元二百六十七元二百六十八元二百六十九元二百七十元二百七十一元二百七十二元二百七十三元二百七十四元二百七十五元二百七十六元二百七十七元二百七十八元二百七十九元二百八十元二百八十一元二百八十二元二百八十三元二百八十四元二百八十五元二百八十六元二百八十七元二百八十八元二百八十九元二百九十元二百九十一元二百九十二元二百九十三元二百九十四元二百九十五元二百九十六元二百九十七元二百九十八元二百九十九元三百元三百零一元三百零二元三百零三元三百零四元三百零五元三百零六元三百零七元三百零八元三百零九元三百一十元三百一十一元三百一十二元三百一十三元三百一十四元三百一十五元三百一十六元三百一十七元三百一十八元三百一十九元三百二十元三百二十一元三百二十二元三百二十三元三百二十四元三百二十五元三百二十六元三百二十七元三百二十八元三百二十九元三百三十元三百三十一元三百三十二元三百三十三元三百三十四元三百三十五元三百三十六元三百三十七元三百三十八元三百三十九元三百四十元三百四十一元三百四十二元三百四十三元三百四十四元三百四十五元三百四十六元三百四十七元三百四十八元三百四十九元三百五十元三百五十一元三百五十二元三百五十三元三百五十四元三百五十五元三百五十六元三百五十七元三百五十八元三百五十九元三百六十元三百六十一元三百六十二元三百六十三元三百六十四元三百六十五元三百六十六元三百六十七元三百六十八元三百六十九元三百七十元三百七十一元三百七十二元三百七十三元三百七十四元三百七十五元三百七十六元三百七十七元三百七十八元三百七十九元三百八十元三百八十一元三百八十二元三百八十三元三百八十四元三百八十五元三百八十六元三百八十七元三百八十八元三百八十九元三百九十元三百九十一元三百九十二元三百九十三元三百九十四元三百九十五元三百九十六元三百九十七元三百九十八元三百九十九元四百年四百零一元四百零二元四百零三元四百零四元四百零五元四百零六元四百零七元四百零八元四百零九元四百一十元四百一十一元四百一十二元四百一十三元四百一十四元四百一十五元四百一十六元四百一十七元四百一十八元四百一十九元四百二十元四百二十一元四百二十二元四百二十三元四百二十四元四百二十五元四百二十六元四百二十七元四百二十八元四百二十九元四百三十元四百三十一元四百三十二元四百三十三元四百三十四元四百三十五元四百三十六元四百三十七元四百三十八元四百三十九元四百四十元四百四十一元四百四十二元四百四十三元四百四十四元四百四十五元四百四十六元四百四十七元四百四十八元四百四十九元四百五十元四百五十一元四百五十二元四百五十三元四百五十四元四百五十五元四百五十六元四百五十七元四百五十八元四百五十九元四百六十元四百六十一元四百六十二元四百六十三元四百六十四元四百六十五元四百六十六元四百六十七元四百六十八元四百六十九元四百七十元四百七十一元四百七十二元四百七十三元四百七十四元四百七十五元四百七十六元四百七十七元四百七十八元四百七十九元四百八十元四百八十一元四百八十二元四百八十三元四百八十四元四百八十五元四百八十六元四百八十七元四百八十八元四百八十九元四百九十元四百九十一元四百九十二元四百九十三元四百九十四元四百九十五元四百九十六元四百九十七元四百九十八元四百九十九元五百年五百零一元五百零二元五百零三元五百零四元五百零五元五百零六元五百零七元五百零八元五百零九元五百一十元五百一十一元五百一十二元五百一十三元五百一十四元五百一十五元五百一十六元五百一十七元五百一十八元五百一十九元五百二十元五百二十一元五百二十二元五百二十三元五百二十四元五百二十五元五百二十六元五百二十七元五百二十八元五百二十九元五百三十元五百三十一元五百三十二元五百三十三元五百三十四元五百三十五元五百三十六元五百三十七元五百三十八元五百三十九元五百四十元五百四十一元五百四十二元五百四十三元五百四十四元五百四十五元五百四十六元五百四十七元五百四十八元五百四十九元五百五十元五百五十一元五百五十二元五百五十三元五百五十四元五百五十五元五百五十六元五百五十七元五百五十八元五百五十九元五百六十元五百六十一元五百六十二元五百六十三元五百六十四元五百六十五元五百六十六元五百六十七元五百六十八元五百六十九元五百七十元五百七十一元五百七十二元五百七十三元五百七十四元五百七十五元五百七十六元五百七十七元五百七十八元五百七十九元五百八十元五百八十一元五百八十二元五百八十三元五百八十四元五百八十五元五百八十六元五百八十七元五百八十八元五百八十九元五百九十元五百九十一元五百九十二元五百九十三元五百九十四元五百九十五元五百九十六元五百九十七元五百九十八元五百九十九元六百年六百零一元六百零二元六百零三元六百零四元六百零五元六百零六元六百零七元六百零八元六百零九元六百一十元六百一十一元六百一十二元六百一十三元六百一十四元六百一十五元六百一十六元六百一十七元六百一十八元六百一十九元六百二十元六百二十一元六百二十二元六百二十三元六百二十四元六百二十五元六百二十六元六百二十七元六百二十八元六百二十九元六百三十元六百三十一元六百三十二元六百三十三元六百三十四元六百三十五元六百三十六元六百三十七元六百三十八元六百三十九元六百四十元六百四十一元六百四十二元六百四十三元六百四十四元六百四十五元六百四十六元六百四十七元六百四十八元六百四十九元六百五十元六百五十一元六百五十二元六百五十三元六百五十四元六百五十五元六百五十六元六百五十七元六百五十八元六百五十九元六百六十元六百六十一元六百六十二元六百六十三元六百六十四元六百六十五元六百六十六元六百六十七元六百六十八元六百六十九元六百七十元六百七十一元六百七十二元六百七十三元六百七十四元六百七十五元六百七十六元六百七十七元六百七十八元六百七十九元六百八十元六百八十一元六百八十二元六百八十三元六百八十四元六百八十五元六百八十六元六百八十七元六百八十八元六百八十九元六百九十元六百九十一元六百九十二元六百九十三元六百九十四元六百九十五元六百九十六元六百九十七元六百九十八元六百九十九元七百年七百零一元七百零二元七百零三元七百零四元七百零五元七百零六元七百零七元七百零八元七百零九元七百一十元七百一十一元七百一十二元七百一十三元七百一十四元七百一十五元七百一十六元七百一十七元七百一十八元七百一十九元七百二十元七百二十一元七百二十二元七百二十三元七百二十四元七百二十五元七百二十六元七百二十七元七百二十八元七百二十九元七百三十元七百三十一元七百三十二元七百三十三元七百三十四元七百三十五元七百三十六元七百三十七元七百三十八元七百三十九元七百四十元七百四十一元七百四十二元七百四十三元七百四十四元七百四十五元七百四十六元七百四十七元七百四十八元七百四十九元七百五十元七百五十一元七百五十二元七百五十三元七百五十四元七百五十五元七百五十六元七百五十七元七百五十八元七百五十九元七百六十元七百六十一元七百六十二元七百六十三元七百六十四元七百六十五元七百六十六元七百六十七元七百六十八元七百六十九元七百七十元七百七十一元七百七十二元七百七十三元七百七十四元七百七十五元七百七十六元七百七十七元七百七十八元七百七十九元七百八十元七百八十一元七百八十二元七百八十三元七百八十四元七百八十五元七百八十六元七百八十七元七百八十八元七百八十九元七百九十元七百九十一元七百九十二元七百九十三元七百九十四元七百九十五元七百九十六元七百九十七元七百九十八元七百九十九元八百年八百零一元八百零二元八百零三元八百零四元八百零五元八百零六元八百零七元八百零八元八百零九元八百一十元八百一十一元八百一十二元八百一十三元八百一十四元八百一十五元八百一十六元八百一十七元八百一十八元八百一十九元八百二十元八百二十一元八百二十二元八百二十三元八百二十四元八百二十五元八百二十六元八百二十七元八百二十八元八百二十九元八百三十元八百三十一元八百三十二元八百三十三元八百三十四元八百三十五元八百三十六元八百三十七元八百三十八元八百三十九元八百四十元八百四十一元八百四十二元八百四十三元八百四十四元八百四十五元八百四十六元八百四十七元八百四十八元八百四十九元八百五十元八百五十一元八百五十二元八百五十三元八百五十四元八百五十五元八百五十六元八百五十七元八百五十八元八百五十九元八百六十元八百六十一元八百六十二元八百六十三元八百六十四元八百六十五元八百六十六元八百六十七元八百六十八元八百六十九元八百七十元八百七十一元八百七十二元八百七十三元八百七十四元八百七十五元八百七十六元八百七十七元八百七十八元八百七十九元八百八十元八百八十一元八百八十二元八百八十三元八百八十四元八百八十五元八百八十六元八百八十七元八百八十八元八百八十九元八百九十元八百九十一元八百九十二元八百九十三元八百九十四元八百九十五元八百九十六元八百九十七元八百九十八元八百九十九元九百年九百零一元九百零二元九百零三元九百零四元九百零五元九百零六元九百零七元九百零八元九百零九元九百一十元九百一十一元九百一十二元九百一十三元九百一十四元九百一十五元九百一十六元九百一十七元九百一十八元九百一十九元九百二十元九百二十一元九百二十二元九百二十三元九百二十四元九百二十五元九百二十六元九百二十七元九百二十八元九百二十九元九百三十元九百三十一元九百三十二元九百三十三元九百三十四元九百三十五元九百三十六元九百三十七元九百三十八元九百三十九元九百四十元九百四十一元九百四十二元九百四十三元九百四十四元九百四十五元九百四十六元九百四十七元九百四十八元九百四十九元九百五十元九百五十一元九百五十二元九百五十三元九百五十四元九百五十五元九百五十六元九百五十七元九百五十八元九百五十九元九百六十元九百六十一元九百六十二元九百六十三元九百六十四元九百六十五元九百六十六元九百六十七元九百六十八元九百六十九元九百七十元九百七十一元九百七十二元九百七十三元九百七十四元九百七十五元九百七十六元九百七十七元九百七十八元九百七十九元九百八十元九百八十一元九百八十二元九百八十三元九百八十四元九百八十五元九百八十六元九百八十七元九百八十八元九百八十九元九百九十元九百九十一元九百九十二元九百九十三元九百九十四元九百九十五元九百九十六元九百九十七元九百九十八元九百九十九元一千年一千零一元一千零二元一千零三元一千零四元一千零五元一千零六元一千零七元一千零八元一千零九元一千一十元一千一十一元一千一十二元一千一十三元一千一十四元一千一十五元一千一十六元一千一十七元一千一十八元一千一十九元一千二十元一千二十一元一千二十二元一千二十三元一千二十四元一千二十五元一千二十六元一千二十七元一千二十八元一千二十九元一千三十元一千三十一元一千三十二元一千三十三元一千三十四元一千三十五元一千三十六元一千三十七元一千三十八元一千三十九元一千四十元一千四十一元一千四十二元一千四十三元一千四十四元一千四十五元一千四十六元一千四十七元一千四十八元一千四十九元一千五十元一千五十一元一千五十二元一千五十三元一千五十四元一千五十五元一千五十六元一千五十七元一千五十八元一千五十九元一千六十元一千六十一元一千六十二元一千六十三元一千六十四元一千六十五元一千六十六元一千六十七元一千六十八元一千六十九元一千七十元一千七十一元一千七十二元一千七十三元一千七十四元一千七十五元一千七十六元一千七十七元一千七十八元一千七十九元一千八十元一千八十一元一千八十二元一千八十三元一千八十四元一千八十五元一千八十六元一千八十七元一千八十八元一千八十九元一千九十元一千九十一元一千九十二元一千九十三元一千九十四元一千九十五元一千九十六元一千九十七元一千九十八元一千九十九元

六藝論云孔子西狩獲麟自茲奉
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無王之法
反以爲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隱公也據魯世家名息伯魯惠公弗皇之子伯禽七世
孫也據魯世家名息伯魯惠公弗皇之子伯禽七世

此以時月也禮也史凡書事必書在時月之下下苟無事則此時月可不書而四時月雖無事而猶書之者謹時之例此所以爲春秋也特書時舊法年有四時而有三月而時之所須則必在三月之首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所稱春王二月隱二春王三月隱七者則不合矣然必二三月有事而正月無事故但書旁月而不書首月若空書時月並無一事則必在首月而不在旁月乃亦有時書次月如所稱夏五月莊二十者則又不合矣吾故曰春秋須識例其必書時月雖無事而亦書者此例也此終古不易者也其既書時月而或書此月或書彼月則非例也過也闕終也五經異義通則無例闕舉舉則非無義也不然天下豈有以空空歲月而可以窺美譏知美刺者以此推之則凡書人書國書名書字其諸以通例而強作義例者吾亦可返矣

然而王何也公羊傳云王文王也謂文始受命王之首也然而文未改正也故范氏穀梁註曰周王則改正之王者也謂周之先王改正朔者非武王卽成王也然而改正王卽成朔王亦朔一月耳曰王二三月王三月何也故杜氏序云王卽平王

稱王而不稱帝而總之以興字概之人不識春王亦不識春帝乎春帝自伏羲以至于周惟帝堯與周皆以木王則皆以春王惟以木王則夏殷之春不得稱王以夏殷非木德也惟

年十二月卒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

夏之十一月正冬至一陽初起之候者在春二月則不得云

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惠公娶而生桓公愛敬立之惠公薨

公乃成父之志事也... 故不行也... 史記魯人共立已城莊周傳三君亦不... 書以三君皆各遺使送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另行也此皆就... 實事而史記之行則書不行即不書並無有取舍筆削于其... 間而其義反昭然者如陳被弑而桓即位桓何心東門襄... 仲連殺儲而宣居然行即位之禮而不之作則亦未嘗非... 倖禍也此禮也而義存焉必謂史有筆削焉穆矣乃記者謂... 書與不書皆史官得而主之隨之不書所以彰賸賈桓之得... 書所著桓惡此固為不知史例若胡氏又自造一例曰上則... 棄公于天子內不承周于先大夫夫叔已立而周即立之則... 不書即位隨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 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書一稟命天子此在婦... 孺猶知之者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 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制之桓桓之... 得書將必仲尼裁之矣夫亂賊可褒乎乃自知難通于桓即... 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詞于宣即位傳則曰一美一惡不嫌... 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乎善惡混乃以夫子... 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辨萬一桓宣之徒... 起而爭之即使復夏再生家喻戶曉恐不能明也不意胡... 氏之學將掩聖經而一開卷問即胡氏理屈如此

三月公及郭侯父盟于蔑... 周制以盟會為典例大抵天子十二載一巡行則盟諸侯于... 左岳之下而諸侯有事則王或會或同則又彼此相盟以者... 講信修睦之意故曲禮遊往曰盟諸侯相見於地日會而... 周禮王所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辟盟之役至秋官司盟... 職則直置典盟一官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而... 胡氏凡遇盟會則概置諸貶以爲利性飲血要賈鬼神非禮... 所貴則不知古者王敦禮血珠盛耳壇壇主日月方明祀... 山川凡贊牛載耳與神告祖俱是舊典至後世蔑略始有... 東牲不歃載書不告之事而學古不深反背非禮則不惟不... 讀春秋并不識三禮矣特春秋世衰天子無春秋之事諸侯... 無會同之典而從事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者... 則未免于行禮之中寓失禮之意且要有是非約有成毀特... 盟要盟有始終則異凡經所書皆不遺直書其事以俟其義

之自見如此一盟則近郊附庸並諸信睦比之據伐自爲較... 勝故盟會征伐俱屬典禮而征伐獨有參變者以春秋無筆... 戟邦政舊典無復存故盟會役伐總是具體而事有是非... 春秋務盡義例所分不致苟也

知者附庸之國侯父則郭君也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則天子士以上以名字通原可稱名并稱字者及附庸四命較... 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而早爲附庸矣

得達上國自可在可名可字之間此亦是例而胡氏之附庸制... 云中國之附庸則稱字和儀父稱叔是也夷狄之附庸則稱... 名郭華來公爲馬處是也吾不知稱名稱字之分中國夷狄者... 出自何書乃同一附庸同一郭字之後而忽分儀父郭來爲... 中國夷狄者註經可自造族姓自定封國自判華夷肆然... 無忌憚一至於此豈不可怪按郭子額頭之微晉姓周武王... 克商求其苗裔得六終之孫名佚者封爲附庸國使居郭地... 而因以名郭侯父者郭侯之十二世孫也若郭亦郭侯之後... 其時有夷父胡者建功于周因封其子友爲附庸國而居... 郭故世本云郭胡居郭而後郭其後郭與小郭俱稱郭子明... 見經若叔孫姬曰郭父夷也則以郭地近戎故云是郭與... 郭皆中國附庸必分夷狄則郭當爲夷乃反曰儀父中國制... 稱字儀父已矣其如何

及者與也言公與儀父也春秋魯史凡記事必首書公此無... 倫他國爲政本國爲政首當先本公而後他例固然也自... 公羊有及者誤之解最樂有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志之... 解而胡氏亦述謂我所欲者曰及外所主者曰會以附于公... 殺之說則謂就春秋本經推之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 夫殺之盟書以文公不親盟故來討而齊公出盟此非我殺... 欲也曰公及何也蓋三年公及齊侯盟于長橋是時會如晉... 而晉侯出都與公盟而後公得入此出入之權全在于晉豈... 非我之專哉曰及何也若成二年公及諸國盟于屬是時... 楚公之盟書爲政傳聞之故胡氏亦自曰公及楚人則是知... 主盟者楚也夫明知楚人主盟而猶曰及者我爲主則不知... 彼所主者盟我主者又是何事且據其例明云及者我爲... 主會者後爲主不可混也乃有既書會而又書及者定四年

公會劉子諸國于召陵又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陶則一會一... 及當復主且夫公及之諸侯猶是公會之諸侯也劉文公... 以爲楚而會諸侯今以假楚而重爲之盟皆劉文公爲政... 也未有一十七國奉一王官主盟而我得楚序有賴于其間... 者乃胡氏復堅執已說曰定公爲季孫所立心不自安故求... 與諸侯盟何不自備量而海泊悖誕如是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公會劉子諸國于召陵又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陶則一會一... 及當復主且夫公及之諸侯猶是公會之諸侯也劉文公... 以爲楚而會諸侯今以假楚而重爲之盟皆劉文公爲政... 也未有一十七國奉一王官主盟而我得楚序有賴于其間... 者乃胡氏復堅執已說曰定公爲季孫所立心不自安故求... 與諸侯盟何不自備量而海泊悖誕如是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書之者... 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得郭武公娶武姜... 姜惡公而愛段... 段請制大公之... 段公不許... 延君爲己邑... 不聽... 其期命公子... 其辱之叔出奔... 其罪其義自見... 是也左傳... 賢不責惠莊公... 未免深文既與... 段肯受乎如秋... 不待責而遽以... 言有將自楚舉... 則既殺之後尚... 凡爲此說者非... 不過如違殺殺... 叔段專治公罪... 日使亂君賊父... 不更求被殺者... 本欲殺殺者不... 此交實已非正... 洋拔尾而恩君... 毛檢討春秋傳

其間兄諸事相朝尤極鄭重幾有王臣朝諸侯而史官不期
聞一書之者此不期有王命無王命而但書其事而其義自
彰非如介葛盧案白秋來之可以夏秋附庸之而蔑略
之也乃胡氏妄造說而復謂來朝于魯出左氏文經經之
中又復託傳東海沈寔何時得雲悲夫

公子益師卒

公子者先公之子益師其名也公族雖佐卒必書禮也其或
不書與書而或曰或不曰皆史有詳略云有完國未嘗有義
例於其間也故此不書曰在舊解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何例此
是了義而三傳獨紛紛焉予嘗推其例取莊三十二年公
子牙卒書曰公與文十五年公孫放卒書曰公與雨事概之左
以爲公不與小飲即不日則叔牙以既死公孫放者死于齊
公嘗不與小飲矣然亦曰矣公事以爲世遠故不日則故在
文世已屬所聞叔牙在莊世則傳聞者也公九年自魯近還
則其時未嘗近也何以皆曰也故梁以爲隱故不日則牙
與叔可云善類平而日之子乃胡氏亦知難違又自立一個
以爲隱故有厚薄夫公族喪葬自有典禮非謂君用情得已
厚薄即有厚薄亦必視其厚薄之間于典禮有違有合不得
但以日不日漫爲起例且據云厚薄則必以厚者書日不厚
者不書日矣吾即以牙叔一事觀之夫叔牙以兵言而殺其
身然叛亂不彰原未嘗有族誦之例故季友早許其立復然
必謂而後得立若殺死于齊營不爲理致齊人以相宜堂車
而後得以聞于魯然猶必不合歸必不使殯致其子期年猶
較朝夕立朝以待命而後許其殯五氏之疑則其厚薄何
如也而公然卒之何也示其有禮不禮小飲與否也其以
此爲公與叔不與叔之厚薄不日不日不日不日不日不日
則在氏與叔之文而文又就壯氏厚薄之語此言自厚薄略
而則又就壯氏人不足諒故曰書卒例也不書日亦例也以
何國可以不書也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
則其所書者皆冬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曰此春王之月也此
不特實月爲春即子月丑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叔也若無

月則何王也

戎者徐戎也費誓惟徐戎並與莊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
夷並與知夷上徐戎也東郊不聞徐莊謂氏荒則權則氏荒
在西方此本曲禮西方曰戎一語而誤証之實非也然此是
內夷雜處中國始後無內夷者書費誓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
禮而胡氏以今之外夷當之謂殷周外之百蠻見春秋戎狄
感厥職者況魯世受戎患即伯禽開國未能誅夷矧此會修
惠公之好則先公世盟有不得不修者故此亦據事實書無
他義也特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若謂是魯地則當是我
來而我會之舊証公往會而順夷俗亦非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國名而近魯地有莒人者莒之師也春秋之例凡
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稱人見元年人者以
兵深達其國邑之名然有一義有人而取其地者有人而不
取其地者取其地者與國同二年秋入衛哀八年春來公
入晉是也不取其地後十年來人衛入鄭桓二年我入杞
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
而歸莒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稱兵塞城而入其國邑未嘗
取地故公殺亦曰得而不居然桓六年公會莒莒平公
甯莊子盟于向觀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註向莒
地則又似據其國而取其地矣是莒師入向莒與向各以
事告則據事書之取不取勿問耳

無師帥師入極

無師帥師入極作極案
無師帥師族大夫之名史凡書公族大夫或僅書名而不書
氏如後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將八年鄭伯使來歸討其
不稱公子公孫者史文如此並無無師與從既則無考經
文蓋明此所書例與後四年晉歸師會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莊三年朔師會齊師伐鄭則同而說者必求其故以
爲無師未賜族夫無駭果未賜族然氏之書不書全不在此
與無師率師若人有二義而此人不不過造其國邑左氏
所謂費序父勝之已耳而公殺曰滅何以見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方春會潛時談盟約許至是又謂而許之傳曰修戎好也

唐魯也

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故此與會潛雖禮也亦應以事書
之日有是事焉爾他做此
九月紀履端來逆女履端作履端公
紀國名履端者紀大夫名也來逆女者卿爲君來逆女也釋
例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爲君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爲娶則
稱逆某姬如五年齊侯娶于魯則稱逆某姬此女下又稱伯
姬者此從來逆者言之曰紀所逆者女也下從諸女者言之
曰我所歸者則伯姬也其不稱紀使君者以晉不稱主人主
人者皆也君自爲婚則君親使卿必當書命于國母而國母
婦人又難逆命于他國則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
羊不誤例并不識禮妄曰晉卿不稱主人然何稱晉卿諸
父兄師友則在晉禮記有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
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同君則謂父兄弟皆其臣
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集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夫
而有母則當得承國母之命卿自來逆而苟其并無國母則
必自命卿逆之晉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父母皆視則已
躬命之而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果不主
尊廢不主貴也祭統所謂國君娶大夫之辭曰諸君之玉女
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社祀此國君自娶之命也故公羊
亦云成八年來公使公孫孫來納幣此必無母者其言是也
若有母而又必稱諸父兄弟以爲命則非也乃魯據胡氏又
皆云書逆女者禮之也禮不親迎也則又不然夫親迎之不
行亦已久矣孟子曰日必親迎乎以爲此禮之細者而哀公問
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亦以爲親迎于禮無不太過則
在春秋已前久不行其禮而前儒論春秋者亦謂當列國相
爭之際不惟國上下事理繁重必千里而趨人國保無親
親衆間之生其間者而必以迂闊之儒爲小利之察積誤淫
制不知務又况國未行禮而前史既書大夫聘之未必有
如謂一書逆女便自有不親迎之議行于其間則凡書月朔
者必無其不告朔書春王正月者必無其不行夏時是魯史
也履端子子昂見上盟當文此稱名最顯稱字者此重逆女
盟當則重其爲魯故也

毛檢討春秋傳

季十月伯姬歸子紀

伯姬得女子也禮女子許嫁弄而稱字註曰即伯姬仲姬之

紀子伯莖子莖子莖子莖

宮與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言以初婦之則密避

言地而履籍見前名就盟主在履籍故先紀後魯亦據實直

書之禮文也事也蓋盟合於本國為禮于他國則為事若其

義則為魯結好雖屬私情然信修睦之微意未嘗不在也

又有禮焉子伯即子伯履稱字伯庸言試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寔

夫人稱莖與君齊也然而但稱子氏又稱夫人者左氏謂桓

之母即仲子也公羊謂隱之母即莊子也莊子仲子皆死于

惠公之世矣故殺莖謂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若其止書莖

不書葬者豈樂又曰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本意

謂隱後被殺不討賊隱不書葬故此夫人亦不書所以從君

此在范氏註甚明而胡氏又謂先卒則不書葬則又自為例

矣春秋十二公並無妻先公卒者故以為言說或有之勢無

赴會葬虞附卒哭諸禮咸備而可抑勿使書者此必隱公

自謀于會葬之禮有未備故不書也殺梁胡氏俱非也

宜哉公使不書葬而先不書取葬本

當時之風說之不可通類如此

鄭人伐衛

據傳應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

鄭取原延至是鄭伐衛討滑亂也其稱人不知師者為誰

也伐者聲罪而致討也此非有書法實資錢也然而討滑亂

不書而止書伐衛則事也而文在其中焉當叔段奔共小

國也則不知共有君而叔但為焉者也則不知逐共而指有

之也然則共叔段則不知共叔小國今并人子衛而為衛

地也然而伯姬殺叔如振振耳共有君耶則叔子共共就

抗乎無君耶移師而加共又誰拒之而伯不衛也叔就奔共

則會共再則會滑至十年之後會齊誠許猶慘念叔弟之在
他邑見前十而繼世相遭叔段之孫所稱公父叔者預
雍糾之亂仍出奔衛猶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
鄭氏年十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鄭之使其逆子逆
孫仍得為公族大夫子本國故雖遇罪奔而猶得返其國復
其爵也然則伯之思亦厚矣伯子親親之誼亦既已至且盡
矣故前書曰克之已也此書伐衛所說在衛不在滑也此
實魯史書之夫子修之以示為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
當親親是懷不殺不絕一如鄭伯之于叔而不謂之之能成
其美者少也夫不殺日殺不絕其後而日絕伯則已矣然而
前不知勸後不知戒千秋萬世徒知怨毒之有伯而不知友
子親愛之猶有兄名為主持名教而實為名教之大罪臣胡
氏誣妄聖經一意刻薄伯貶伐衛無可深文乃又謂鄭無王
命與師修怨為王法所禁夫猶強援以犯順聖經豈忍非
王命所及諸君且諒叔討逆王有成命倉卒倒勝豈不為過
伯禽征徐兗急遽與師並無王命而妄以以此責鄭伯不亦異
乎
三年
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禮重天行凡災祥異災祥異物變皆關典例故史官遇此則
必以禮例書之然又屬事者以無非人事所感雖災本天行
然亦事也春二月者凡一時必冠三月正月苟無事不書
則雖二月三月而亦得以春冠之以容書時月必限首月有
事之書則非首月可限也此亦例也日食記災也日月行天
歷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其會時或同道同度而月
下日則二體皆復下行之月將必掩上日之光而以漸吞
蝕一若有物食之者故曰有食之謂食之者月也夫日陽而
月陰以陰食陽則合朔交食豈有常度而不可謂之災故
史必記之例記必以日曰必在朔此不書朔者俟史闕文而
公數遂敘第一節曰言不言明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
夜也朔日並言者食正朔不言日食既耗其義其義其
例似甚切當而可感而不知伯不祭者杜氏註云釋例以長
厥推釋得明此日是二月之朔而漢魏言厥家自太初以後

凡三統乾象諸曆無不以此魯隱二年二月之己巳實係朔

日徒以魯史闕文偶失朔字而公穀作此妄談幸而日月行

支無差誤耳不然而明明朔日偏不書朔深文之徒幾何不

又以己巳已有異此仲尼所特筆而削之者耶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晉尊之之稱春秋秋十二

公其所值亦十二王然有書不書者例天子之喪王宣必遇

赴列國赴至則書不赴至即不書若葬則天子七月自有書

期然亦有書不書者此在不乎赴不赴而在乎諸侯之會葬

不會葬也夏商無成禮周初有成禮而無成禮故儀禮有士

禮而並無天子之禮天子之喪制在周時已不可考今從秦

秋當曰列國卿大夫所自書者考之天抵天子之崩赴至列

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弔喪弔弔弔弔弔弔弔弔弔弔弔弔弔弔

例所謂封守至重不得越境而奔喪則初喪也至遲葬則天

子子列國遣卿諸侯于天子親往故元年左氏傳謂天子七

月而葬同執畢至所謂同執則旬侯以外要荒以內亦共軍

轍者皆在也昭三十年傳游吉亦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

弔大夫弔葬此列國弔送之等差也今魯之喪先君會親執

綏矣是過禮也天子之喪當親會葬而周靈王之葬先君簡

公因在楚使大夫印毋往是不及禮也則是諸侯不奔喪而

當會葬其言則制甚明在左氏無明則言王崩于壬戌而

赴者以庚戌告此就本事故記之非有誤也且喪用遠日即

稍遠亦無過也但杜氏註謂周天王喪葬諸侯例皆不往則

已乖本傳并游吉之語若胡氏謂諸侯為天子服斬衰應當

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不知所據何禮乃特引康王之誥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單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為證夫

踐阼之禮其所為諸侯保其尊用虛名與奔喪實至不同况

天子新喪六服遂滿此時即赴告之使猶恐不能即出安能

于一二日間便東方西方一時俱到故向者正義謂諸王始

崩或有諸侯來弔弔者而過過明諸侯來弔弔者而辨證
而諸侯即能至也則此所引書明非諸侯來弔弔者而辨證
及此不惟失據其王事理亦不遠矣且又自為例云凡書崩
書葬則赴告及魯而魯往會之者也桓襄匡簡是也若書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以尹氏爲君氏即隱公之母嬖子也隱以居攝不敢從正君之禮遂亦不敢備禮于其母故不書薨不書葬不赴告耐順而稱爲君氏其尹字則傳爲脫誤也夫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既隱桓則公之爲母自宜有常稱而有制名爲君氏者以惠爲君耶則亮君名君已非名例以隱爲君耶則據言不取從正君之禮而反稱君且稱君何有于君母而不稱夫人如以聲子爲君耶則儼然小君而又何斯乎書薨書葬與赴告耐順況明明經文而改文轉經例所最緊若公辛欲知字無經而不諱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夫周之尹氏則魯何得書曰隱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來已久此自周制安所周諷且未有書其卒以爲議者也且亦何得書此也乃又曰魯隱葬平王之喪尹氏爲王作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葬之敘樂亦遂襲其說兩傳相同夫平王之崩甫見經文其崩卽是在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辛卯卽尹氏卒計王與尹氏其崩卒相距祇二十八日則此二十八日中卽論隱公不葬喪卽奔自東魯至戚周此時尚未建也卽連亦尹氏降卒必不能爲王作喪主也又春秋一十二公並未聞有葬王喪會王葬者凡經傳概例以出必書葬有葬喪會葬諸大夫而公出公同一書者如師而經特不書則在文九年葬周義王遺叔孫得臣如齊師而經特書是遠送尙書況親往也且隱不葬喪則在經與傳尤明言之者經于春三月書王王崩夏四月書尹氏卒而于秋則復書武氏卒來聘亦推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魯而魯漫然無一應不惟不親往弔不遣卿大夫往故來聘向使公奔喪則贈之矣贈之不取求矣故杜氏註曰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是公不奔喪者之凡經傳與是經是傳各有據而公設註經而停註且迭

爲僞事以實之無兄而盜機不入國而交大夫而胡氏又從而和之曰公羊有所承歟夫胡氏不過欲盡公羊奔喪之說以文已親往之例而不知聖經具在不於經是承而誰承也然則何尹氏曰此鄭大夫尹氏也鄭大夫尹氏則魯何以書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之爲公也嘗與鄭戰於狐壤而公獲獲焉鄭人囚公尹尹氏尹氏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禱于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偕奔歸而立鍾巫而祀之其後公以祭鍾巫出館于鄆氏而遂被弑此十一年公薨傳之也是此一尹氏而公之惡難存亡傷焉其德尹氏也則必以各卿而引廟之內卿之列既廟內卿列則不問其爲鄭大夫爲魯大夫而必以內卿大夫之禮禮而喪既以內卿大夫之禮禮其喪則君親視歆自必書卒公以尹氏止以尹氏歸以尹氏生而其後見弑一若與尹氏之死有相關者公不以祭鍾巫弑卒初因求尹氏而求尹氏之神既與尹氏歸而並祀尹氏之神于魯靈感神乎實所以報尹氏也故鍾巫之祀雖有魯立而仍存尹氏以爲此尹氏之主必出宮而後祭之乃不幸尹氏既死獨身出祭也不館尹氏而館之他氏以致食皇之降祿此大害也使尹氏尚在則主必有入未必親出卽或親出而館于其家疑有不測尹氏必有以衛之而惜乎其卒之也此固作春秋者所爲徇往事而傷心者也故曰此鄭大夫也此春秋之微意也事也亦義也其是二十二年傳成季取釐于鍼氏鍼氏鍼巫也歸至鍼巫之婦也公孫氏立鍼巫之說以通于尹氏爲魯大夫而隱氏鍾巫故有此氏鍼羊尹氏之後也此所不稱鍾巫至氏而仍稱尹氏者若所自也

秋武氏子來求購

歸則禮也求葬非禮也事也曰有此事焉然然而賜也而可以求之也乎況天子乎此其中有義焉若其不稱便則其求賜者平王喪也平王尚未葬桓在初喪則未有王命而不稱使臣也若夫武氏之稱子則武氏名來而行之故稱子此與桓五年仍叔之平王稱正公駁謂武氏未葬夫王朝大夫豈盡人而心必使居喪未葬之子使之稱命世無此理況武氏未葬子可將命則平王未葬子何不可以出命而曰桓王無命故不稱便則此不披盾也白微黑亦甚周章而況仍叔之子猶之乎武氏之子而在武氏曰父沒而未葬在仍叔

叔曰父老而子幼抑何隨地踴駁了無繩準如是也吾故曰春秋寬史也吾深有望乎世之平此寬也

禮君薨來赴則中

赴而亦稱嬖嬖于內君故我公稱薨外君稱卒以別之此亦例也和者宋公之名凡書外君卒必書君以實之至會葬之時彼國易名易名然後書曰葬某公此時無益而但書國爵則又與彼國之前後君無所分別故此必書名者亦是史例左氏謂同盟故書名謂同盟必稱名否則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桓五年陳侯鮒卒皆未同盟而書其名爲不通失謂同盟不書其名不可勝數彼此其或不書名史略之若謂不同盟者不書名或與大夫盟而不與君盟亦不書名則成十四年秦伯卒與君盟而不書名襄四年陳侯午卒與大夫盟而反書名又不通夫或曰外君書名因是史例若書卒則必彼赴有是極而我乃因之是我國書嬖嬖于我君彼國書卒反不嫌于彼卿大夫不可爲謂則不嫌則禮記雜記明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敵敝于執事是謙必取下君果赴之不舍不敵而反稱卒也不敵是不敵於卒爲成下月或曰則史文詳略無關美例惟書名與卒則核之通經面有必然者乃胡氏又造爲例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皆君何得書卒此夫子作春秋革舊史之稱而不因其文以諸侯放恣不奉王命故于其喪時特書曰卒以貶黜之使不得爲諸侯也夫缺缺之誅不加于生前而窮爲此權遠告墓之舉既已非法況哀十四年夏間書書莒子壬卒此魯史原文也史例原稱卒而謂大夫特革之以缺此五等邦君不亦異乎

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兩國相盟以來告故書石門齊地名檢見前

癸未葬宋穆公

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則此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魯國有送葬者爾故此當書大夫送葬某公如宣十年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類而此及然於文多不書大夫者略之也禮者宋公之證其書證者以薨後

易名則諱名禮也其稱公者從大夫送者之辭也乃胡氏又自違例分作兩等一是魯史舊文或怠于謹或弱其君則原不書葬而據實不書此史文也一是夫子削筆或討其賊而不書如宋陽昭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賊也或諱其辱而不書如晉欒公告喪書卒矣而經不書葬是諱辱也或治其罪而不書如魯宋夏會不葬而三世不書是治其罪也或避其號而不書如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此制葬也彼史文不必言矣書就夫子所削者思之據討賊不葬以宋陽昭昭為言則宋陽昭昭可云討賊者齊昭公卒已立子舍而舍方被弑其于昭公無與也昭未見弑何得云陽昭討賊况春秋被弑多書葬者襄七年鄭伯見弑于子驪而書葬三十年蔡世子弑其君景公而書葬然則夫子削之者止一宋陽昭而不及者且不乏也吾不意夫子之筆削其漫不省核如是也若謹尋不書則誠有之左氏明言公如晉晉止公送葬而昭而不書但書如晉然此是史文非削筆也且其事與襄廿八年楚子昭公如楚楚亦止公送葬而昭而不書但書如楚正同此兩事一例而胡氏以如晉一事屬之諱辱如楚一事又屬之避號是自亂其例也乃若宋之三世不書吳楚之十卒不書則如夢如蕞更有百不能窮者宋之書卒而不書葬者止桓襄二公未嘗有三世也且桓公義公並無所獲罪于魯亦未嘗得罪天下何煩開一例必專治其罪而重為削之若其云十卒則吳在襄世始見春秋楚在成前並鮮赴告故吳之書卒祇乘與吳而楚則見之故吳之書卒之與吳居哀之咎共七卒而無十卒若某之謂則公親赴些例在諱辱不當在避號也且猶是五等邦君耳而例當書公則不問晉侯秦伯邾子許男而視以公字概之今似于赴告之時已書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則于會葬時亦何難行我史例也而公之而乃曰避號吾不知其所為避號者恐其稱王而避之子抑亦吳楚國號理當然絕不使人春秋經也凡此皆夢囈之語每欲為審處而未敢決也況數日此夫子之制筆也

四年

春王二月魯人伐杞取牟婁
彼以伐杞則此書之然而罪在其中焉杞國名夏禹之後牟婁杞邑也其後昭五年魯人伐杞以牟婁來降則不特召長有此邑且魯之公族即有以此邑為氏者矣其堅持如此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吁殺完
此春秋書弑君之始也完者衛桓公名其書名者正與列國君書弑名例同此必非彼國來赴原有君名與同盟告弑我知其名者據此則益信魯書名之但紀實而非有他也州吁者桓公之弟莊公之子也其不書公孫但書國號者亦正與齊無知弑其君諸兄例同胡氏謂不以公子之通待州吁故以表方故不書公子而書國則公孫無知乃魯公母弟公子夷仲年之子義公之從弟而不書公孫孫將貞僑公以不能教從子手抑責義公不教從弟手抑責夷仲年乎從父從兄無教子之責夷仲年失教又無國君之分則其所引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又隔一層矣若書國則里弑君亦得書晉兄公子也據齊桓公之妻齊女曰莊姜而無子其寵而好兵公孫夷仲年與義公之妻齊女曰莊姜而無子其寵而好兵公孫夷仲年與義公之妻齊女曰莊姜而無子其寵而好兵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禮謂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故杜氏云遇者草次之期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者然與周禮冬見日遇之遇不同時魯宋欲蓋晉盟以未及會期而衛來告亂則州吁之遇于清者衛地地名則是不得已也而改盟為遇而胡氏又深文曰春秋書遇皆私為之約已此子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衛簡略慢易無相見之禮故春秋惡之夫遇禮明載禮經則禮不惡遇魯宋此遇明為衛亂則春秋不惡此遇乃初以刑敵煩文為非禮所宜既又以遇禮簡略為失人君之禮則明屬吹索況解離之世豈會有九而止此一遇未必因司盟王府審幣告乏之故釋春秋者不讀春秋而憑空捏撰豈可謂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據其告詞而直書之者宋衛陳鄭連年有征伐見于春秋若如此役且皆殺于宋而衛繼之聲傳宋穆公之以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故謀伐鄭而衛則以鄭莊會伐衛故

欲修怨以求寵于諸侯因與宋相約連陳蔡以伐鄭是首事者宋公也其後復伐鄭首在宋從在列國則自當首宋而胡氏謂衛為主而宋為輔其先錄宋公為春秋錄鄭與之法則州吁告宋其自言曰君為主欲臣以賦與陳蔡後為不通矣且宋陳書爵係自帥師而衛則書將大夫帥師者故稱人所謂以賦從而不親往是也則豈有主其事而不親往者其書君書大夫書國書人例俱見前
秋景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亦據事直書者晉者公子驪也其不稱公子者史原有徒名之例此與前二年無駭帥師人極莊三年潁會齊師伐衛何同潁後史文多有徒名無氏者可證若謂潁不侯公命故去氏則二年帥師與公子洩安得皆拔公命者若謂以驪後弑逆故去公子則此時弑逆未彰豈可驟設一討逆之例且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魯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逆帥師伐鄭皆逆而皆書公子何也若謂凡書法氏族者即為褒去即為貶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逆賊而書公子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以讓國之費而反去公子其可通乎凡此皆適合理文而無一當者故曰春秋之亡亡于陋例非虛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因來告詞而為之文者據傳州吁不和于衛人石碏監其因陳侯以親視王使定其位於是乞陳執州吁還衛而衛人殺之是殺州吁者石碏也其時公子晉在那而衛地立之公卒亦曰此石碏所迎立者也乃殺州吁弑衛人立晉亦稱衛人似非實錄不知春秋討賊人皆得而誅之况衛殺州吁實衛人不仗使不自安于衛而後誅之謀以成則暗之誅呼嘯之立晉實因衛人有同情而共起討賊此秉義之長所當急予之以風世者其不書石字豈殺石而後殺之可者衛人不書晉從人凡從人皆書而晉立晉一似殺之在國立之亦在國者此乃所以為文也以為書法當如是也若州吁已立不稱衛侯則弑立不久先君未葬則當書公此與齊無知弑襄公自立齊人殺無知而襄公未葬亦不稱齊侯正

同史氏立未人知若謂未與豐會故不稱君則一與
盟會而即得以倉卒試遣之賊永正君位荒唐極矣至于
人立晉謂晉實得衆人立晉爲立賢會是衛宣而賢也乎
胡氏又云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于先君即不宜立未有
子而不受之父者則此時衛桓見弑雖合晉不立亦未有能
受命于衛桓者矣然則衛自不當不立君耶何堅持已說而
百不一通者此

五年

奉公親魚于棠左傳翼
但書事而義已見焉家邑名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鄭左傳公羊

鄭國名左氏曰衛之亂也鄭人侵衛故衛師入鄭
九月考仲子之官左傳與後文合
考者成也仲子者桓之母也禮廟祭一考一祫凡幾室以子
貴者爲別立一廟祭之應以桓爲儲君因配仲子以君母之
禮故爲立宮經例太廟稱廟堂公廟稱宮

初獻六廟
此新成仲子之廟而以祭而定羽舞之數者也羽者翟也文
舞用翟翟惟尾于羊而執而舞之故稱翟若其又稱翟者翟
行之數每行若干人總謂之佾故天子用八則一行八人
其入爲六十四諸侯用六則一行六人六其六爲三十六陸
而大夫士二皆同但魯祀文王原用八佾而後以周公之
廟降所自出則又用文王八佾于周公廟中國之靈公之廟
又復因太廟而通行之然則諸侯用六其用八佾也諸侯用
六則繼室別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備也此禮也而義行焉茲
其稱初獻則仲子之官初祭用此非如穀梁所謂始備尸子
所謂始降者而胡氏謂降用六羽明前此用八之備則不知
所謂前此者蓋宮耶抑仲子宮耶若仲子宮則官方落成前
此未嘗用樂也若謂祭官則後此仍用八何云前此二十
天子之禮也又論魯季氏祀桓公八佾而大武此則即一知
字而彼此說認違一往觸突况其他乎

鄭人鄭人侵宋

被傳宋人取郕田鄭告于鄭曰諸君寤憾于宋敵邑爲道鄭
人以王師會之則鄭爲主而鄭從之所謂敵邑爲道是也鄭
者導也今所謂向導也蓋禮言也故其序先後首鄭次鄭自
是史例而胡氏又謂衛州呼告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後以
宋爲主者春秋樂樂之法也此聖軌前傳首諸事與一語不
知前傳宋未欲伐鄭而衛以伐告則主在宋此時鄭未欲伐
宋而鄭以伐告則主在鄭其例甚明故衛告宋曰君爲主敵
邑以從此告鄭曰君釋憾敵邑爲道豈同一相告而其詞不
同

同

災之必書非災也過其傷我民也螟蟲之食苗心者此時
秋九月爲夏時七月未向未登而蟲食苗心不其傷乎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強卒
鳴犢大夫熒伯名公觀熒時熒伯力諫不聽故于其至公
日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勿敢忘葬之加一等此不書葬者
大夫無葬例也餘說見前

宋人伐鄭閻長葛
此報鄭人之役也長葛鄭邑閻者師聚其地也此書閻長葛
而閻即邲耳次年冬書取長葛則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
而胡氏以今冬之閻將直至明年之冬故曰城守不下至于
經年而不解者矣鄭此時被圍已屬冬末而次年之春即書
鄭人來輸平非兵解而能之乎故杜氏于取長葛註云前年
冬圍不免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又取之此實錄也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左傳
和而不盟曰平輸者納也據傳公未立時與鄭戰孤壤而獲
公焉則公原有過于鄭者至是鄭與宋構而前年鄭鄭伐宋
宋告急于公原有不之應則似于鄭怨有忘之者矣在我忘
怨在彼納好此春秋所爭也輸左氏作輸論者變也非變其
平乃是變健怨而即于平也雖論與輸字形之誤然其義亦
同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名盟會見前

毛檢討春秋傳

秋七月
說見前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地而不書鄭者前年有伐鄭鄭閻長葛文則長葛鄭地
可知况春秋分邑皆有數其列國都邑皆見書報但舉一邑
名而鄭知爲某國之邑故春秋凡書邑概不冠國于邑上可
驗也若買服謂長葛不繫鄭者則不能無有其地則凡盟于
某地于某次于某地于某皆但書某地而不繫何國豈皆不
能無有之耶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杞
叔姬者伯姬之姊也隱二年伯姬歸嫁叔姬故以幼婦而待
年于國至是始歸故書之且爲莊十二年紀叔姬歸鄭張本
若謂以叔姬爲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衛之莊姜嘗
之敬妾登伊不賢而春秋制之
隱侯卒

魯國名不書名者史闕之也說見前
夏城中丘
中丘魯邑據左氏以不時故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諸侯有聘問之禮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故周禮玉人
職云圭璋琥璜八寸以頒聘而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
帛加璧以致享皆以玉帛獻享相結好者齊魯本世好之國
至是僖來聘且使其弟重典例也年者魯公子則史例如是乎前
年似以夷仲子而年其名者若其不稱公子則史例如是乎前
已備言之而胡氏謂惡夷仲之子知無後成嚴試遂貴僖身
寵夷仲之故而制其氏號夫以兄寵弟而制弟氏子懸試而
制父氏連坐之法春秋無有况無知之祇在莊八年此時舉
試未形而豫殺其父于二十八年之前不已急乎

秋公伐邾
據傳宋及鄭平惟前年受鄭成而宋惡之故伐邾以媚宋
以邾爲宋怨故也鄭人伐宋人故傳曰爲宋討也夫邾爲魯
隣且曾盟與以媚宋而致怨與國而懷舊好于義何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齊侯凡伯于楚丘以歸

周制天子有聘諸侯之禮至是桓王始來聘而我之朝聘前此未聞斯已難矣乃復終事以還而使車在道忽受戎患王臣爲我來未可坐觀況魯職方伯即不諸王命亦可以典師討罪如伯禽征伐已事而無乃了無所施而徒督其事于冊其安之手凡伯者周之卿士凡國伯皆也伐者以兵制人不必有鍾旅日伐以師有之而歸楚王衛地名權傳或謂子周會發幣以享公卿而凡伯不以質禮相待或說怒伐之亦報復之舉也然非法矣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鄭攜兵已久而衛復佐宋以加于鄭雖三國過撫實則以一蹶而敵宋衛之兩大其在鄭不無小憾前三年齊魯與鄭莊會盟石門齊原有和鄭之意至是稍不平因欲平宋衛于鄭而宋衛先自爲相過之禮以商其可慮與否然後至秋則楚齊備之會而盟于瓦屋則此一遇史不遇微事直書無所可否然而宋衛之不欲平先爲說以破齊之疑亦可見矣

宣平齊之一聞王命即淪此盟也垂衛地名
先仲氏曰宋湯之伐鄭以公子馮也宋鄭各有宋公子也立公子公孫公之死亦公子馮以先君之子不爲先君所立而使居于鄭國讓甥也非奔鄭而與鄭爭國者也三國公孫以居焉乃徒以居焉之故而伐鄭不已鄭甘之手衛宣之伐鄭以公孫滑也公孫氏奔共其子滑奔衛衛滑以叔段之子奔衛伐鄭此與鄭爭國者也與鄭爭國而鄭不討賊衛反恨賊怨而伐鄭不已鄭能已乎此書論春秋之言

三月鄭伯使死來歸

接傳鄭伯歸葬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乃以泰山之祔易許田詳其說因成王養洛原賜周公朝宿之邑于成周以其邑近許故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于泰山之下使昭祀泰山以其邑有祔亦謂之祔田今論侯不朝則朝宿之邑可廢王不巡狩則湯沐之邑可廢故鄭桓公相易而我

許之遂來歸其云祀周公者以許有周公之廟不敢云廢駕言許祀也然而其說不可謂也夫于從魯史文例先書故歸若意出自鄭者繼書我入若我不得已而始受之者然且垂不及許田若以鄭之歸許與許田之無與者其後桓元年以許田歸鄭但言鄭假宋若意出自鄭者且亦並不及許田一似許之歸後與助田又無與者此乃所謂文也所謂舊史載之而夫子修之者也若苑之書名入之書日並無義例諸說皆謬至于許訪之易經未復後而魯領日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似後當備公作開宮時已還許而鄭偶不書或亦史克作頌故爲後文以許田之當復皆未可知然則史文必有例賦頌且然況春秋乎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說見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是年春宋衛先遇于垂正爲齊侯欲平鄭而先相會以謀之至是乃始諸齊侯而共爲此盟以平鄭是齊侯爲主宜首齊侯意在平鄭齊平宋衛于鄭今書宋公先齊侯者以宋衛先盟齊侯遂不甘爲主故齊侯來求官稱宋公而我史書之若不書平鄭則以此時但盟而未平及既平而後來告告成三國則已書在秋而不再書此皆就告詞登而而無筆則于其間若其義則三國之標於此當息春秋秋乎而無如繼此之宋之不共王也此後鄭齊魯三國共起計未又到是一事非此事也瓦屋周地名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齊人盟于浮來

前二世紀爲魯女專與齊盟以爲魯修好故此復盟言以成紀之意左氏所云成紀好是也浮來紀地名

冬十二月無駘卒

無駘魯大夫見前史例君厲必書他國君薨則因其來赴而後書之若公族大夫則有卒有不卒其卒也有氏有不氏有月日不月日皆皆史舊文而夫子存之並無筆削于其間者

如此無駘卒不冠以氏異魯魯書葬魯例同但魯書卒與下九年書葬卒例同乃從來謂不書公子以未賜氏故則章榮薪槨立俱未賜氏者且氏非盡人可賜也據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姁而正義謂有大功德然後賜氏否則不賜則春秋公族亦無幾人可賜氏者况明明賦述公然有氏魯之東門始于襄仲衛之公父雖自定叔此是雖賜而無禮稱之且魯多公族族孫叔仲公父子服未必皆出公賜也夫大抵先公之子則爲公子公子之子則爲公孫公孫之子則或復父字或從父諸或從官從臣自立爲氏故天子賜姓亦從天子而下惟諸侯有姓故云賜姓如魯從姜祀姬宋子惟諸侯自世不易而他皆更氏則諸侯之不更氏一如天子所賜者若必與有所賜則齊陳魯衛有諸陳姓歷八年傳備公不淫而賜之姓則陳之姓姬史世家明云由魯姬賜而面早以爲氏未聞入則始姓姬也若諸語謂伯夷帝之後賜姓曰姜則炎帝姜姓何特伯夷始賜之至于諸侯賜氏則亦惟宗卿大夫始得有氏一如諸侯之賜之者故魯桓三子稱爲三桓而公孫孫之後皆得以父字爲氏父字仲慶則爲仲孫父字叔牙則爲叔孫父字季友則爲季孫一是如姬之字如姬氏氏是也一是此皆違舊例而自爲更之若必賜而後有氏則賜氏必在身後何以仲孫叔孫在生前皆稱稱之乃自氏而又分之則謂之族如仲孫之爲南宮叔孫之爲公孫季孫之爲公父不一而足或孔疏謂合之爲族而分之爲氏則殊不然姓分而爲氏氏又分而爲族未聞族及合而氏反分者高陽一氏而分十六族魯叔向曰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則由姓而氏由氏而族通考歷然今無

駘不知爲何公之子何公之孫而史偶不氏本是史例而左氏以未賜氏爲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左氏之失無賴即未賜氏即果是既死之後然後賜氏然豈無自有之氏如所稱厥孫孫卒季孫斯卒者而必待賜而後書則賜氏之典斷在死後春秋書卒皆無駘矣左氏記事極可據而一當解經則十有五六誤者況生于百世後而向欲合經而就哉可乎

春天王使南來聘

九年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南季天子大夫南氏而季子也天王下聘已見前七年矣歷
十一年中天下聘者二歸聘者一而公子上交之禮亦曾
有一于此乎

三月癸亥大雨雹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斯時未啓蟄而震且爲焉災矣蓋者
雷之能擊物者謂擊屋也

庚辰大雨雹

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即災矣雨者下也與雨雪而雹同

秋卒

挾者魯大夫名其無氏者說見前

夏城郭

左氏曰嘗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羊作防

據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告我與齊諸
齊魯皆方伯也如是則宜擇日誓衆與師討罪而乃先與齊
會以睦謀伐宋之舉則直利其有且以舒怨非王師矣故經
于此數節皆絕不及宋之不共與鄭之奉命與師一語而但
爲列國德怨之文以曲記其事此夫子之微意也防魯地

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前既與齊會矣此復與鄭會然皆在魯地則魯爲政矣中丘
魯地名

夏齊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與下節正與師討罪之本事也乃三國之君皆不親往而
通使大夫帥師凡大夫帥師而往斯已奇矣且鄭受王命又
復爲王國卿士等之王臣自宜親統六軍身先二國而乃陰
借王師得齊魯之助不而驟取不入獻可稱王乎則亦列國
構怨之師而已矣蓋我文也服鄭亦文也不稱王命亦文也
若輩不稱公子齊鄭稱人則史例如是春秋書法並無異
焉

前我與齊鄭合謀專爲此舉則此時命將出師全出自三君
所謀其所云蓋帥師者亦命之帥師已耳其不稱公子者史

例如是等之無駭帥師而帥師已耳而說者必求其徒名之
故以爲先期夫先期者必二國未集而我先在軍期未同耳
今明明齊人鄭人三國並行何爲先期且先期亦不應謂其
氏也向以非公命而創其氏今三君同謀在前我公專勝在
後則不得云非公命故別以先期責之則後之公敗宋師齊
鄭未集先期也經亦但書公而不不及齊鄭先期也然而
經之爲文隱微其牽伐責其有而未嘗以先期之故更稱
變名則豈可知矣餘見前章師傳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干

辛未取郕辛已取防

此公先期取勝也據傳三國大夫于五月伐宋至六月三君
復會于宋地討期並入公干齊鄭未集時宋無備乘間而
敗之繼此則鄭取郕而歸于我又繼此則鄭師入防而歸
于我則是我但取郕而取防皆非我事然鄭師歸之
魯史即書之者事也其但書我取防并非不事鄭之歸之者
文也且我之敗之者事也但書我敗之而全不及二國一若
此時無二國之師者文也亦義也魯宋地名郕防宋一邑名

秋宋人衛人入鄭

此報鄭取郕防之役也前取郕防時祇六月甫及秋而宋即
報之故宋鄭師未還而即復衛鄭以送國邑魯所云鄭師還
郕猶在郕是也但倉卒誤人未能得志故又主而伐我耳
宋人蔡人衛人伐我鄭伯伐我

宋人蔡人衛人伐我鄭伯伐我

戴小國名宋衛三國皆大夫帥師無所適主人鄭未遠去而
伐戴此知秦三師之莫都不得去而伐魯正同然而鄭之餘
勇其可操乎伐取者伐三國之師而取其衆所謂覆而敗之
者此宋師于十一月故在氏日取三師焉若謂諸國力軍
齊而止不取郕而取防故名爲取郕則宋師伐我而鄭魯
亦伐我則其義與鄭師取郕師取防無異也故不稱取
也此與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取防三十三年鄭卒
帥師取宋師于岳同自杜氏孔氏不即引例遠若無取師
一語故公不取郕而取防三國之兵以取戴夫三國以人鄭未
鄭爲戴公取郕亦幸矣而鄭向可藉其兵以取他人國此
是何故世論三國必不許鄭必不能圖計之能之彼區區小
國因我受大敗以汲累于彼天且未絕不能教鄭之而反成

毛檢討春秋傳

其地而不之却爲此說者其疑忍起清與禽獸無異而胡氏
復重其罪謂鄭伯伐許能以奇勝故莊師于郊多方以謀之
四國已歸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則不知鄭師之駐郊駐
鄭郊也鄭以六月庚辰取防七月庚寅遣郊其相距止十日
而宋衛與齊已乘虛而蹙入于鄭則其連國而却三國之師
不會旋還足預知宋謀而急遽急還而急人國以拒敵其在
郊不過頃刻耳而日多方謀之已屬詭妄況說師變當在
戴郊今乃肆已鄭以戴三國吾不知其何以談之也若謂鄭
宋克殺段敗生師困州吁而人許專以爲進則王師之敗不
見于經實以人許則必大爲莊所笑吾人編而不取鄭人防
而不取防入鄭而不取鄭人許而不取許而謂吾敵敵而反
取戴小其之心也若春秋三書取師皆宋鄭相構鄭取宋二
宋取鄭一其義何居此則不必深文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據傳蔡人衛人鄭人不受王命而欲害我故齊鄭討之入者以
兵遣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說見前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又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一聘也而前衛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五年一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
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云小國朝于大國或敵
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
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
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
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此朝新君也至于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
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鑒鑒
也此則歷詳兩國並來朝我而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
相行禮如薛滕爭長是也我而記之則見左傳若同時來
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魯伯來朝鄭侯來朝
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吳仲薛薛同姓見前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又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一聘也而前衛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五年一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
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云小國朝于大國或敵
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
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
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
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此朝新君也至于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
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鑒鑒
也此則歷詳兩國並來朝我而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
相行禮如薛滕爭長是也我而記之則見左傳若同時來
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魯伯來朝鄭侯來朝
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吳仲薛薛同姓見前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又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一聘也而前衛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五年一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
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云小國朝于大國或敵
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
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
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
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此朝新君也至于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
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鑒鑒
也此則歷詳兩國並來朝我而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
相行禮如薛滕爭長是也我而記之則見左傳若同時來
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魯伯來朝鄭侯來朝
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吳仲薛薛同姓見前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又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一聘也而前衛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五年一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
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云小國朝于大國或敵
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
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
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
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此朝新君也至于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
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鑒鑒
也此則歷詳兩國並來朝我而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
相行禮如薛滕爭長是也我而記之則見左傳若同時來
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魯伯來朝鄭侯來朝
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吳仲薛薛同姓見前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又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一聘也而前衛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五年一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
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云小國朝于大國或敵
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
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
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
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此朝新君也至于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
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鑒鑒
也此則歷詳兩國並來朝我而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
相行禮如薛滕爭長是也我而記之則見左傳若同時來
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魯伯來朝鄭侯來朝
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吳仲薛薛同姓見前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又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一聘也而前衛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五年一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
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云小國朝于大國或敵
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
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
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
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此朝新君也至于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
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鑒鑒
也此則歷詳兩國並來朝我而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
相行禮如薛滕爭長是也我而記之則見左傳若同時來
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魯伯來朝鄭侯來朝
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吳仲薛薛同姓見前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又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一聘也而前衛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五年一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
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云小國朝于大國或敵
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
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
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
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此朝新君也至于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
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鑒鑒
也此則歷詳兩國並來朝我而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
相行禮如薛滕爭長是也我而記之則見左傳若同時來
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魯伯來朝鄭侯來朝
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吳仲薛薛同姓見前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
註又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一聘也而前衛斷之謂尚書
周官天子五年一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大數且再
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云小國朝于大國或敵
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
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
邾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邾子又來朝則邾宣
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此朝新君也至于十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
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鑒鑒
也此則歷詳兩國並來朝我而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
相行禮如薛滕爭長是也我而記之則見左傳若同時來
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魯伯來朝鄭侯來朝
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吳仲薛薛同姓見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孫仲夏五月時來

探傳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夫公欲伐許而親鄰鄭地則又得焉故放人計之功雖在鄭伯而仍以齊魯先之離史例先本國然亦據事直書無所避忌故也時來鄭地名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者以兵逼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據傳鄭師登城下入許時公孫仲與許師爭登城而攻之又許莊公奔衛是入許者鄭也然而齊魯交主之故齊以許歸之公而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寡人何敢聞則齊亦在首謀者但其功在鄭故將歸之鄭伯乃復令許叔許師而不取其地許莊公之弟許叔許師其親言得許公則齊史所記自宜次鄭終齊而今仍首我而殿鄭者以爲援伐之罪三國共之然首從不可混也所謂但書事而義自見者也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被弑而書薨諱之也諱則何以知被弑凡薨必以地如云薨于何所今但書薨而不書地欲使人推求而自得其所謂文也其不書葬者或葬禮不成或不赴他國與他國不來會葬則不書此則以被弑故葬禮不成左氏所謂不成葬是也此亦例也說見據傳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焉將授之矣使魯執喪吾將之焉明國于桓而終考翬懼反諍公于桓公而請葬之先是公見獲于鄭而囚之尹氏尹氏者鄭之大夫前三年經書尹氏卒者是也公所時與鄭而私焉時尹氏有鍾室而公陰納之至與尹氏歸則立鍾室配祭乃以尹氏卒而鄭之甥氏臺逐還厥就焉氏叔公且討厥爲氏而欲禍焉是叔公者鄭主弑者桓而爲人受罪者豫氏也是重實不臣桓實不弟而亦隱實不能討以致有是也是皆魯史舊文夫子因仍之以垂鑒戒者若謂弑弑爲變必非魯史之筆則齊侯陽生鄭伯完項伯被弑而皆以卒告彼齊鄭史官未嘗不諱國惡也魯史何也此是史例不必魯史始然也如謂不書葬爲夫子所創則齊魯齊義向不見解而謂隱爲創之乎如曰不討厥故不書葬則雖多不討賊而仍書葬者說見蘇來稷公傳桓公臨公即也說見時士服惠公曰桓

元年

遺棄即位臨年改元前已言之詳矣此元年爲桓改元之年自當在隱公被弑之次年而在氏疏又謂桓之于隱本無君臣之義許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必必論年始即位此與晉厲被弑悼公改元例同殊不知隱之居攝不比家宰桓之待儲實同樹子如以家宰攝國較之則家宰攝事不攝位今隱既攝位何謂非公家宰奉年不建年今隱自有年而桓實奉之諱謂隱非君而桓非臣若晉厲被弑悼公即改元則並無其事晉厲以八年之春正月被弑實當成之十八年而悼公以是年正月即位至次年當改元元年而後改元左傳二月正月即位者即桓元年奉年改元元年諸書可考也不知孔氏何所據而說義如此春王正月公即位

遺棄即位臨年改元前已言之詳矣此元年爲桓改元之年自當在隱公被弑之次年而在氏疏又謂桓之于隱本無君臣之義許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必必論年始即位此與晉厲被弑悼公改元例同殊不知隱之居攝不比家宰桓之待儲實同樹子如以家宰攝國較之則家宰攝事不攝位今隱既攝位何謂非公家宰奉年不建年今隱自有年而桓實奉之諱謂隱非君而桓非臣若晉厲被弑悼公即改元則並無其事晉厲以八年之春正月被弑實當成之十八年而悼公以是年正月即位至次年當改元元年而後改元左傳二月正月即位者即桓元年奉年改元元年諸書可考也不知孔氏何所據而說義如此春王正月公即位

極衰之者夫周制已亡但當關雎雖曰諸侯不再娶而公幸謂膠有貴賤貴即當立何休又謂嫡無子則立庶庶無子則立姪姪是立庶立嗣原自有次第況舍嫡娶則貴有在嫡上者故左氏于仲子曰爲魯夫人于孟任曰以夫人言許之夫母穆夫人而前謂其子不當立耶韓宣子見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則周禮已亡春秋實可以論禮子定春秋何而禮例當四制之首豈無謂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左傳合下爲一鄭伯以暨偃師田甫即位而修鄰好禮也然而桓之爲此則意固甚其位也若其先與鄭實有以隱曾與鄭相好故尤急也至于許田之假以易助也鄭欲以泰山湯沐之邑名助田者易我成周廟宿之邑之許田故見隱八年之隱許許之而未與也即彼已歸訪我已受訪而仍未與也其未與者或以許田重于訪或亦遲回之冀得以終止其事未可知也至是桓懼鄭而急與之而鄭遂加盟而受之史官不言易但云假之耳井不及訪田但云以暨假我許田耳此與前經訪人訪而不及許田正同所謂文也所謂春秋之微詞也此或夫子之筆也垂衛地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傳曰盟于越越助成也越亦衛地與垂近盟與會一禮說見及者史例者本國也胡氏謂及者我爲志者彼爲主前已詳辨之見此垂越皆衛地也去魯遠而去鄭近則必公越營至衛而鄭應之其斷非鄭志可知乃明氏又堅執其說殊不知此一盟一會本一時事會垂而假許田越而成訪越也魯鄭齊鄭相距頗遠豈能于三四兩月間兩約期日兩散兩聚連屢夏秋實一時也幾有一時一事而我志彼主分兩例者誤矣秋大水以災故書說見前冬十月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留宋太宰華督也徒名不書字史例然也

公之名也夫孔父者宋之司馬孔氏而父名也其書者名者

史例則然無所為褒貶也此其例與莊十二年宋萬載其君

捷及其大夫仇牧十年營里克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並同若謂書各為貶則荀息仇牧皆書名矣且未有宋

君稱名于前而其臣可稱字者故公羊以孔父為字是褒孔

父則不惟孔父有字曰嘉傳左並不字亦正以君名臣字

于禮不違故不違其說若殺梁爾孔氏父諡則可笑尤甚周

制諡法並無有以父為諡者且大夫卒三月既葬然後諡

此時君臣死焉得有諡諡賜諡之理况春秋二百四十餘

年並無以諡來赴者君赴而諡而謂獨諡此大夫乎既督

將弑君先殺父而後先公而後父父似書法有異而仍

不煞者君與臣同時被害即有先後亦必先君而後臣斷無

有先其臣而後及君者况當時情事原有不堪用兵而欲為

弑公以召公子萬之舉所礙者獨孔父主兵柄耳益宋勝即

位以來牽連齊魯宋處伐鄭無非為公子萬一人而為宋司

馬而並戰戰者匪他人即孔父也夫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公而立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公孫公也

然猶為天下宗主既命都為諸侯豈不能降尊為滕子在前

儒已難之矣而胡氏復謂時王不能降尊為滕子則因朝

桓之故以諸侯而朝桓則故仲尼特降之則文十二年滕

子來朝襄六年滕子來朝哀二年滕子來朝豈皆朝桓而

皆降之况滕之稱侯自隱十一年滕侯與薛侯來朝稱侯後

則處處稱子如莊十六年諸侯滕子同盟于國僖十九年宋

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二年諸侯滕子伐鄭宣九年滕子卒類

是隱末桓初降侯稱子延至十二公而未有改明明被時王

所然而以為仲尼聖祖特筆而削此侯爵何表仲尼之受僉

至此極也嗟乎何受僉至此也

三月公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郕大與于宋戊申擄于大廟

成者年也正而安之也宋華督弑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

平之未為不當而無如受其路而還也部大與者部國所請

之大鼎也太廟則公廟也不言宋歸表而曰我取之者此其

中有文焉若曰我以平亂故取之豈受賄乎或曰成者成就

之義則天下豈有人國亂而我合諸國以成就之者始以平

往既以利還無非直書其事以俟其義之自見至于立華氏

則雖無明文杜氏亦以為魯未定而先賜族世無是理先仲

氏乃知春秋者當以傳解經必不當以經解傳此其一焉

釋宋地名

秋七月杞侯來朝

侯侯鄭伯會于鄆

據傳始據楚也楚熊繹之後而居丹陽至熊通僭稱武王徙

居鄆武王十九年即隱之元年也自是歲大面蔡其鄭實備

楚因懼而謀之然何益矣鄭蔡地名胡氏以魯為小國此本

實服說而又誤者孔氏云鄆是小國去蔡甚遠不能通會

其地矣蔡鄭此會本為懼楚何當反求近蔡小國而與之結

援俟矣

九月入杞

據傳杞侯來朝以不敬故入之夫既來朝雖不敬無伐

冬公至自唐

據傳書公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欲至舍爵策

數雖也但禮記會子問諸侯通天子必告于祖莫于廟廟說

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廟廟說史告于五廟反必親

告至于祖子天廟昭昭乃命說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則則是

出入必告廟比之出告反面之義而告在廟其曰宗廟者

該說史言之也且出告不註者以出祇用幣無飲至策數之

禮故略之也蓋飲至者皆其至而飲于廟中也眾飲者飲畢

而書其所行之事于策也然者事也功也此是禮例其有書

不書者以行禮有詳略或用幣而不飲至或飲至而不策數

如所行有常事則略而巳不報告則皆不書乃胡氏又自

以為例曰此常事不書其書或時其去國之久或嫌其盟會

之危或者其書惡附錄之罪則在春秋公行凡一百七十六

其書至者八十二並無一合如此書至謂遠與或盟而書至

者危之也則此戎徐戎也在魯東郊費誓所謂東郊不開是

也未嘗遠也況居是魯地以近郊之戎其君長親來而會于

我地何危之有

三年

春正月公齊侯于蕞

春秋書時月而或書王或不書王者皆史有詳略無關義例

故有時無月而不書王者凡一百餘條有時有月而不書王

者凡一十五條此不書王者正有時有月而不書之例說見

而穀梁謂桓王故削王字則直在元年乃元年二年有王

至三年而始削之何其計較之善遲也則又為說曰元有王

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若與夷則是王

反治豈得毋三年以後其無王者皆齊魯乎且治桓已耳

華督弑君與魯何涉而胡氏亦曰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得

毋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有王者悉治罪之年乎況有王治

罪無王又治罪是亂刑也無王是倒而惡桓有是筆而又

惡桓是筆與例俱無所準也且春秋須比例文九年春有二

月三月而無王成十三年春有二月而無王定十四年春有